



【社会观察】

拯救男孩，成就阳刚男人

□雨茂

近三年来，随着大型亲子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热播，父亲参与子女教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。我的孩子正在读中学，所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，常常与同事、朋友讨论男孩成长过程中父亲所起的作用，还写了文章探讨如何解决“男孩危机”、怎样使男孩变成阳刚健美的男人。我既担心儿子为了年级排名夙兴夜寐、郁郁寡欢，为了当“三好学生”与人争得焦头烂额，也担心他为了考重点大学眉头紧锁，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、猥琐不堪。其实，仅仅让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是改变不了现状的，人才评价方式不改革，社会舆论不转变，流行文化中的靡靡之气不改变，最后都是一场空。“阳刚男人哪去了”比“爸爸去哪儿”的问题更让人揪心。

6月3日，新浪教育发布一则关于大学生体能状况的监测报告，引发热议。“复旦大学男生引体向上的不合格率为78.6%。”“同济大学这一项目的不合格率更是高达88%，南开大学达到了90%。”“复旦大学女生的体测达标率为98.84%，而男生只有90.11%。”大学生是青年精英，如果男大学生的体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遑论其他人呢！就在两年前的2014年6月9日，天涯社区一篇“现在上海马路上明显女的比男的高一个档次”的帖子也曾引爆网络舆论。该文作者选取了几幅在上海街头拍摄的年轻男女一起走的照片，试图表达“现在的男的要么狗头狗脑，要么缩头缩脑，没一个看得舒服的，倒是女生都蛮有气质的”的看法。帖子的观点充满了互联网式的痞子气，话也说得粗俗不堪、武断直接，但“话糙理不糙”，得到许多网民的支持。有人附和道：“中国现在确实很多情侣都是男不如女，至少形象上，男的不健身，年纪轻轻就啤酒肚，仪态也差，好衣服都穿不出气质，还有谢顶的、满脸痘痘的。”

明显带着情绪、侮辱男性的帖子得到部分女性首肯也就罢了，一些男人居然也认可！似乎只有一种解释：这个帖子确实深入本质、鞭辟入里，让男人无话可说、无颜

面对。有的学者解释说，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历程很短，只有区区30年，绝大部分城市人都是第一代，他们通过考大学、打工、做生意等方式进入城市，还带着农村人不讲卫生、不健身、不修边幅的习惯。这些看法看似有道理，实则以偏概全（因为并没有二代以上的城市人在气质、形象上优于第一代城市人的证明），是典型的地域歧视。

这些年房价飞涨，生活成本大大提高，国人在教育、医疗、住房方面负担沉重，男人既要担负大部分家庭经济压力，还要承担出人头地的社会压力，殚精竭虑，难免未老先衰。再者，中国社会正处于由温饱、小康向富裕迈进的关口，许多人两手空空开始创业，筚路蓝缕，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健身，更不能去享受高品位的文化熏陶。如果从源头上看，也是中国教育体制种下的恶果。

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先生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关注。他建议：“将男生的入学年龄延迟到8岁，女生还是6岁上学，这样男生可以在6-8岁的时间段释放天性，好好玩，锻炼思维能力，上学校后就能很好地适应，增强自信心，不至于一入学就输在起跑线上。”朱老师认为：“女生智力发育普遍比男生提前早熟两年到三年，如果同龄入学，往往女生更优秀一些，男生好动爱玩，成绩则相对较差，长此以往，自信心容易受打击。”朱老师进一步分析：“从思维能力上看，女生好静，善于记忆和归纳；男生的思维比较跳跃，擅长演绎推理。男女生同龄入学的结果是，女生往往强于男生，尤其在语言的学习上。而高考（江苏）必考的三门课程中，语言占了两门，女生就相对有优势。”

朱老师的观点并不前卫，西方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探讨男孩问题，而中国教育专家关注男孩危机则是最近十年的事，人们最早关注在中小学阶段男孩学习成绩不如女生，随后转向其他方面。学者们发现，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制助长功利化的教育、学习观，老师、家长、学生对文化课程畸形重视，对体育、艺术等塑造人的健康体魄与气质修养的

课程弃之如敝屣。升学考试注重考核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，忽视应用与创新能力考查，男孩要与记忆力、专注度都比自己高的女生竞争，只好成天与教科书、培训班为伍，没有时间去田径场、球场、游泳馆、琴房一展身手，更不能亲近自然、了解社会。长此以往，男性的阳刚之美越来越少，敏感纤弱倒成了许多男生的注册商标。

对男孩教育出现的问题，笔者感同身受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教育最大的失策就是将学习与生活分离，将读书与社会、自然分离。在过分关注成才的同时，如何成人却忽略了。社会舆论对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注不够，每年都是千篇一律地热炒所谓的中考尖子与高考状元，学生面临的体质下降、心理不健全、艺术修养的不足及对社会、自然认识贫乏的问题极少有人关注。中国教育不是在培养优雅健康的下一代，是在重复科举时代范进的悲剧。大学的情况其实更严峻，在我任教的学院，成绩在班级前二十名的几乎都是女生。不独学习成绩，男生在体质、心理承受能力、学习能力、社会适应能力诸方面全面落后于女生。艺术与师范类院校几乎变成女儿国了，男生屈指可数，在班级中甚至被忽视性别，女生居然称男生为姐姐。

男孩身心发育比女生慢，应试教育更适合女生，体育、艺术教育不受重视，男教师缺乏，父母娇生惯养，流行文化淡化性别特征的导向使一些男孩“伪娘化”等，都是男孩危机产生的根源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仅仅采取推迟男孩入学年龄的办法是不行的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政府的教育政策都要做出改变，审美文化与社会舆论也要改变导向。拯救男孩，成就阳刚男人，中国社会任重而道远。

（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坊子白酒
还是过去的味道
热线：400-1667779
山东坊子板桥酒业有限公司

国优
三连冠

【窥海斋】

新北市午后的阳台

□林少华

新北市，和台北连在一起的市，据说是从台北市分出来的。此时此刻，我坐在新北市一家酒店的阳台上。福格大酒店，1308——第十三层八号房间朝南的阳台。

这学期过去了三个月。三个月时间里我始终处于忙乱状态，如急流中颠簸的小船，几次触底。触底也没能停下来，总有浪头赶来把小船一个趔趄推向前去。想不到，现在静静停在台湾新北市午后的阳台上。

来新北市开会，淡江大学2016第五届村上春树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会期两天。作为我，第一天谈“文学翻译的秩序”，第二天即今天上午谈“村上文学的秩序”——虽是老生常谈，但毕竟是国际会议，一二十位日本学者在场，害得我忽而汉语谈忽而日语谈，谈得脑袋全然没了秩序。午后会议总算不用我谈了，遂向会议主席礼节性打个招呼，赶紧溜走，溜回酒店。

阳台呈半月形，矮花铁栏杆。我歪在沙发上，甩掉拖鞋，放肆地脚搭软皮凳，喝了口冻顶乌龙。乖乖，这才叫舒服，比正襟危坐、秩序井然的会场至少舒服13.08倍！放眼望去，天上白云悠悠，如某个溜会者一样优哉游哉。远处江水悠悠，悠然融入天边的大海。眼下是海岸贝壳般毫无秩序可言的低矮房舍，房舍对面树丛间不时有公共大巴悠然驶过，看上去很慢，何苦那么慢呢？

倏然，脑海里闪过上午会场邻座的东京大学教授。十几年前做客东大时有过一面之交。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但他两眼也没认出我，特意起身递过名片寒暄。十几年寒来暑往，我老了，他的钟摆也没有停在中年不动，落座后窸窸窣窣从偌大公文包里掏出若干药片，直接用桌面现成的茶水吞了下去。会场吃药，看来东大教授的人生也颇不容易。吃药的东大教授和暂且没吃药的非东大教授——我当哪一个好呢？我在阳台想他的此刻，他大概正同样作为Panelist（圆桌讨论发言者）谈村上文学的秩序——一如昨天我谈翻译的秩序——问题是，村上或村上文学可以说是日本文坛秩序以至日本文学秩序的挑战者、终结者，就此谈秩序能谈出什么呢？好比在我这个会议秩序违背者身上研发、梳理会议秩序……

说到底，较之秩序，村上文学诉求的更是无序之美、参差之美、另类之美，表现在细节营造，表现在想象力放飞，表现在气氛烘托，表现在文体节奏……然而会上没人谈美。我感到孤独，进而气恼：研讨文学，研讨文学翻译，无人谈美算怎么回事呢！思想？村上并非一个成熟的思想者；秩序，order？恕我偏激，村上若谈秩序，村上早死定了。进而言之，文学若谈秩序，文学早死定了！正因忍受不了秩序，才有文学，才有村上。

想到这里，我陡然一惊：自己莫非是在给溜会找理由不成？NO，溜会何需理由？漫长的人生中，偶尔偏离秩序也是不错的选项之一。船不可能总沿着航道行驶。莫如说，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更有诗意。

继而，我想起昨天下午一起开翻译圆桌会的赖明珠女士。一九四八年出生的赖明珠女士比村上大一岁。她不仅是繁体字版村上作品译者，而且是十分虔诚的村上粉丝。事关村上批评，哪怕再微不足道，都足以让她认真气恼至少五分钟。这么说或许不恭，她的长相颇有些像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玲子：喏，玲子“脸上有很多皱纹……那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。她笑，皱纹便随之笑；她愁，皱纹亦随之愁。不笑不愁的时候，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的整个面部。”圆桌会后，赖明珠女士以不笑不愁的中间表情问我：“你的汉语怎么学的？听你发言也好，看你的译文也好，时不时妙语连珠，古文看了不少吧？可你正该看书的时候大陆正闹‘文革’……”我听得出，她这番话并非纯属溢美之词——交往四次了，我知晓她即使对逢场作戏的溢美之词也慎之又慎——于是我没有刻意表现谦虚美德，相应认真地回应说，再糟的年代也有人看书，再好的年代也有人不看书。社会好比一扇门，门关得再严也不至于一点儿缝隙也没有；而门开得再大，也未必所有人都愿意出去。她听了，中间表情开始朝一方倾斜，而后喃喃自语：“我父亲古文很好，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要我学古文，可我更对鲜活的植物感兴趣，后来进了农大学园艺……”

噢，她由园艺转文学，而我正由文学向园艺倾斜，退休后决意回乡种瓜种豆栽树栽花。秩序中的无秩序性？无秩序中的秩序性？

如此东想西想之间，蓦然抬头，太阳早已隐没，浅淡而不失亮丽的夕晖仿佛有无数灯盏从水底大面积透射出来，使得入海口和海湾浩渺的海面生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少顷，海天一色，暮色苍茫，深邃、旷远、缱绻、感伤……对面就是大陆吗？“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

明天去辅仁大学演讲，后天飞返那头，飞返大陆。许多许多年后，关于台湾的记忆，最让我怀念的，我想一定是这新北市午后的阳台，一定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
国海洋大学教授、著
名翻译家）

□出 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□设 计：壹纸工作室
□本版编辑：孔听
□美 编：牛长婧